

基本軍事思想(一) »

# 淺談西方軍思想基本理論

著者/蔡振新

海軍官校正期70年班  
現為海軍備役上校

## 壹、前言

軍事理論可以說是有關軍事問題的綜合解釋，它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理論，尤其是交雜著內心的思維，所以無法以精準的數理運算方式推論軍事行動的成敗；因此，理論本身就不是一種定律的呈現，可以說是一概括性的最大成功公算表達，所以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Scharnhorst, 1755-1813）<sup>1</sup>認為，理論是以規律和原則為基礎，並能對古今名將的成功提供合宜的解釋<sup>2</sup>。

筆者曾執教於國防大學海軍學院（前身為三軍大學海軍學院），前後計九年餘，在教授軍事理論的相關課程中，發覺受訓同學都曾接觸過相關的知識及用語，但熟悉程度則因人而異，甚或部分的人會誤解一些軍事「術語」的真正內涵，誤解了基本術語除連帶影響後續理論與思想課程的學習，及各理論的精義外，嚴重者對於爾後作戰計畫的撰寫流

於抄襲，無法一窺指揮的奧妙；因此，將個人學習的心得，藉由文筆的淺析，列舉戰將與戰史的交互說明，延伸至基礎軍事理論，以能引導及有助於後期同學學習，並為後續撰寫軍事理論等文章，開啟思想，逐步認識近代約米尼、克勞塞維茲、馬漢、柯白海權思想，及前蘇聯高西科夫的國家海權論等，進而能相互印證與比較。

## 貳、西方軍事理論的形成

在談軍事理論的形成前，必先瞭解戰爭或衝突鬥爭發生的原因，而這些所謂「爭鬥」，又與文化、宗教的發展、社會的變遷、政治的企圖、環境背景……等有重大的關連，而其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摧毀對方，征服對方，甚而傾注國家的全力，進而能獲得「利益」，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兩個相對立團體的形成，戰爭是不會中斷的；基此，雙方的爭鬥就要思考以如何超越或戰勝對方為起點，這就是軍事理論（武力）的最初考

量，進而集合成中央位置、翼側、內線、外線、交通線……等指揮用兵的用語；爾後再經由理論的擴展，最終形成一種軍事思想，如陸權、海權、空權……等。依據鈕先鍾先生所著「西方戰略思想史」一書，並映證德國戴布流克之「戰爭藝術史」<sup>3</sup> (History of Art of War)，係以波斯戰爭的時期資料為探討起點，歷經希臘、波斯之間的戰爭、羅馬帝國、中世紀、文藝復興、迄17世紀萌芽發展，到拿破崙的崛起等（或分為地中海、西歐、北大西洋三階段<sup>4</sup>），有關各個階段的戰爭記錄等資料，隨著歷史的演進逐漸完整與充實，軍事思想才逐漸的萌芽並得以快速發展，形成一種理論。舉例說明，當我們現在討論「募兵制度」時，會不會思考原有的「徵兵制度」在何時形成的？當時的環境背景如何？而又為何有「徵兵制度」？「徵兵制度」的缺點是什麼？優點又是什麼？可不可以滿足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作戰思維與需求？同樣道理在西方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必然經過一衝擊，這也就是說明歐洲原有的「傭兵制度」有了缺陷，無法滿足新的作戰

需求，才會演變成徵兵，而拿破崙採用了徵兵（或全國皆兵）對歐洲及爾後的戰爭的啟示，是不是改善當時的作戰型態，也改變當時的作戰思維；按照這樣的思考，就可以清楚的明瞭希臘「方陣」的形成也有其背景，曾叱吒風雲在當時的戰場上，但為何又被「羅馬軍團」擊敗甚至於取代，這代表的意義是方陣的缺點，為軍團所擊敗，而軍團的產生又多與環境的發展有極大關連；此外，戰場出現了騎兵、甚至於「火藥」運用於戰場時，又發展出「砲兵」的時候，這些兵種又給戰場的指揮官帶來何種衝擊？這些兵種在戰場的用處是什麼？應何時？在何處使用？每一個思考，都會直接、間接關係到用兵的思考與作為……，不僅對戰術的運用，產生重大改變外，也對基礎的軍事理論奠定學習方向，更能呼應前述歷史發展過程。海上作戰亦復如此，從槳船時代（勒本多海戰）到帆船時代（特拉法加海戰）到蒸氣船都是不斷的再思考要如何適應作戰環境，而其戰術也是將陸地的作戰概念推向海洋。

## 參、基礎理論的認識

要瞭解這些理論的先決條件，又必須先有為什麼戰爭會形成集體行動<sup>5</sup>的理由？我們先從人類發展過程中可以發現，那是由一個單獨的個體，逐漸的發展到家族、部落等群體；當兩個單獨個體發生爭鬥時，其勝負關鍵通常係由體型、體力等因素決定，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人們開始察覺與體會到個人的兩側與後背是最難防衛的部位，以及藉由另一個人或團體的加入，除能補足防衛自身的空隙外，也造成對方在防禦實的困難，相對也會減低攻擊時的效果，也就開始尋求兩側與後背的保護，因此，較弱的一方，則會思索投入數量在側背位置，以來增加成功公算；當衝突再將數量加入後，「陣面」就自然開始向兩側等處延伸，當在延伸的過程，也發覺出環境與地形（空間）限制了陣面的發展，同時也變成了影響勝負的另一因素。敵對雙方在「數量」上的增加，亦是「戰爭」朝向集體行動的最初寫照，也形成「方陣」隊型的肇始，也說明爭鬥集體化的理由；所以我們可以瞭解為什麼以往的戰爭

中，雙方均會投入相當龐大的兵力，在寬闊的戰場發生了。因此，敵對雙方在戰場上就擁有一個空間，也有了相對位置，一旦對峙的態勢出現，就有了基本的「優勢」與「劣勢」的雛型，當雙方或一方向戰場前進，就產生相互的運動，行動上就有「攻勢」、「守勢」的區別，而「運動」就是一種速度與方向，它的目的就優、劣勢雙方而言，是要獲得延續和改變；所以基本的軍事術語無非是說明雙方一種互動的關係。

### 一、為什麼要集中？為什麼要分散？

當集體化的行動形成，也促使敵對雙方彼此間開始思索要如何征服對方，除了優良的兵器外，就有賴「優勢」的思維；所以我們認為以往的戰爭中，雙方的部隊，若兵器相當，均會在接觸前，準備龐大的兵力，冀望於接觸的時刻，在數量上壓制對方，因此，尋求數量上的優勢就形成「方陣」的原因之一，但數量龐大的兵力將要進入戰場時候，尋覓一處「空間」以能容納如此的人員，環境就接著要考量的問題，所以優勢的第一概

念是一「集中」，以能選擇在會戰時間與地點，形成超過對方的人數。到了近代，作戰雙方一但在一個空間中集結了兵力，分別佔據戰場的不同位置，瞭解了戰場環境後，即將為投入戰場而運動，此時就有另一問題發生，就是「速度」與「隱蔽」的問題；因為大部隊朝向作戰目標接近時，需能儘速抵達戰場，先期完成部署，但大部隊的行動，受限於路線、人數、後勤等因素影響，形成笨重的運動，致無法快速抵達所望地區，就直接影響部隊的行進速度，且在行動中也不易隱蔽，常為對方所偵察發現；故拿破崙時代開始有了「分散」前進的概念，也會區分出「主力」、「有力一部」、與「一部」的用兵分別，（如圖1）也開始有「分」、「合」的概念。

因此基本上，分散的前進可以使行動達到快速與隱密的效果，當會戰時的集中，則有數量上的優勢。所以「集中」與「分散」應視為一件延續的事情，斷不可切割，而且是不斷的實施；至於何時需要集中？何時需要分散？則應該是要思考當前情資的改變，

敵人兵力運動等，決定要在何時、在何地、以如何形成優勢為考量，也說明判斷與計劃是不斷地依照戰場瞬息萬變的情況下反覆實施，就在這種「優勢（或局部優勢）」基本原則上不斷地、反覆的衝擊指揮者的思維，同時也出現「誘敵」、「欺敵」、「持久」……等作為與手段來輔助；同樣的道理，當時代逐漸進步發展，與科技的精密，則優勢的解釋，又有「火力」與「效果」的集中等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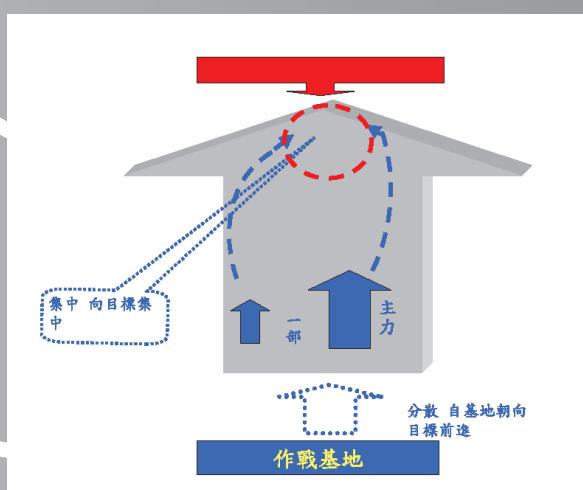


圖1 集中與分散示意圖（作者自繪）

## 二、什麼是中央位置？

中央位置為我部隊居於兩個分散敵軍之間，阻止敵軍集中或會合，而能予以各個擊破<sup>6</sup>。在這裡有個極重要的概念，即是所謂中央位置絕不是一個地理的條件，而應該是要有一相對的思考，更不能誤認為身處於兩個敵軍間就意味著有中央位置；從下圖中（圖2）可明顯的看出，在後續行動中所採取的內線作戰時，必將有一部的兵力去阻絕敵軍的會合，且須有快速的行動，指向敵人較弱的一方，所以中央位置是提供一處相對於較敵軍快速到達的位置。

## 三、內線與外線的差別？

外線作戰係指從兩個(含)以上方向，對中央位置敵軍，實施分進合擊，對敵形成戰略包圍之作戰；使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為地障隔離之兵團，在對該地障遠端橫向連絡線較短之敵軍作戰亦屬之<sup>7</sup>。其優點是利於戰略及戰術包圍，與截斷敵補給線（或退怯線）。內線作戰為中央位置對兩個(含)以上不同方向敵軍作戰，但處於分離情況下亦屬之；但在一個地障之近端，橫的連絡線較短，而對一個方向，被地障分離及橫的連絡線較長之兩個或兩個以上敵軍之作戰亦屬之<sup>8</sup>。其優點

是兵力轉移迅速（可連續在數個不同地點實施作戰），指揮、管制及連繫均便利。內、外線兩者之間似乎沒有什麼關連，這就是我們通常最大的錯誤認知所在；無論從兵力數量或態勢上分析，我們要有一種思考，就是為什麼要採「內線作戰」？如何遂行？這樣的行動會有何種結果？其實理由只有一種，就是要不斷地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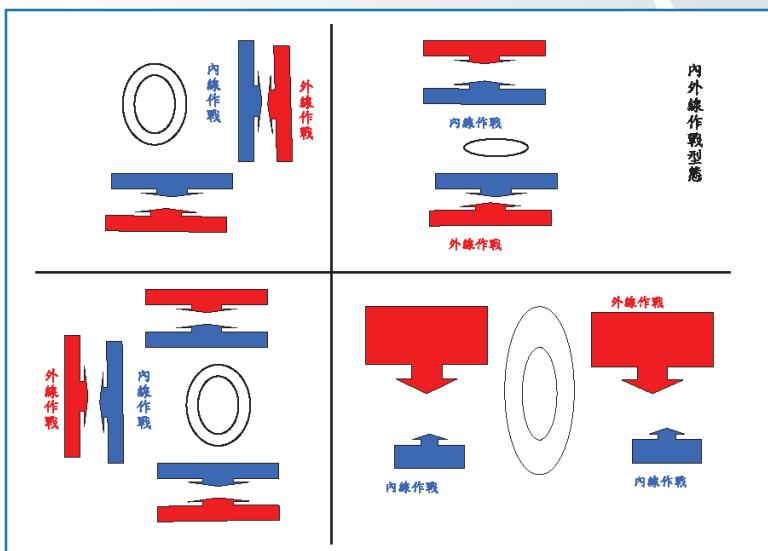


圖2 內外線作戰主要型態（作者自繪）

求、創造與維持相對於敵的優勢，因此劣勢兵力，是藉由分離敵軍、阻擋敵軍與快速的運動（機動），尋求「局部優勢」的機會，當這樣機會一經形成，就已轉為外線作戰，這才是內線作戰最重要的精神所在，絕不可以是分開的行動，而是共同的配合。

#### 四、攻勢與守勢

大軍主動尋求敵人迫敵決戰之積極行動<sup>9</sup>。守勢作戰：大軍抵抗敵之攻勢，確保地域，就經營之戰場與敵決戰，待機轉移攻勢之行動<sup>10</sup>。從上述的定義解釋中，可以看出攻、守勢係借由主、客觀因素及地理環境所形成主動與被動，積極與消極的區別；所以強迫必然要敵方接受我之意志，一旦缺乏強迫性的作為，攻勢行動則無力，更難獲得預期的戰果；反之，對於敵方的壓迫，明顯的需要「時間」、「意志」的支撐，也要確保作戰線的完整，並同時要在此一過程中要設法達到「消耗」敵對方的「物理」與「心理」的戰力，才可創造「待機轉移」的時機，否則就淪為空談。

#### 五、戰爭的目的與目標

這是一個經常弄擰的思考，如果一個指揮者或參謀，對此一意義無法很清楚的掌握，如何能將作戰意圖明確的表達？當無法明確的表達目標與目的的關係，自然無法順利遂行軍事行動；當我們在想像一作戰計畫時，對於作戰「全般概念」常以「目、兵、時、地、手」的口訣撰寫，此時得「目」指的是目的，只是當層級逐漸要落實到基層的時候，就會發現目的已經是需要許多大小單位共同配合的，且是需要獲得多個目標後，而這些目標並不一定是實質的地點，也有可能是要獲得時間、或是消耗對方的兵力……等，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可能會產生的影響。一個沒有目標的戰爭是毫無意義，會讓每一個人不知為何而戰；因此接續上述的關係，目標將會是一城堡、高地、港口、峽灣、島嶼……等不同的戰略要點，而能掌控此戰略要點，將會在敵我雙方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即為目的，如失去部隊的連繫、貿易、交通、經濟……的自由。

## 肆、戰將與戰史列舉

戰略研究的理論是以戰史為基礎，歷來的偉大將領軍為勤奮向學之人，都能從戰史中研究分析，以能發現為何得以致勝即招致失敗的道理<sup>11</sup>；本篇亦藉由戰史的淺析，來解說基本的理論入門。

### 一、亞歷山大

亞歷山大(Alexander, B.C. 356-323)為馬其頓(Macedon)人，幼年時期得自其父親灌輸對波斯的仇恨，與斯巴達式的生活教育，並受教於當時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同時學習了哲學、醫學、科學、政治等各方面的知識，20歲時繼承王位，先後剷除國內外異己的反對勢力，也一併收復馬其頓週邊失地。就在亞歷山大向北方弭平而用兵的同時，波斯卻乘機向色雷斯等盟邦賄賂，更散播謠言以反對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即迅速用兵

弭平動亂扭轉險惡局勢，當返回馬其頓後即積極準備對波斯的戰爭。B.C. 334亞歷山大宣達其遠征波斯的決心後即指向波斯（圖3），隨行的部隊除了騎兵(Cavalry)、步兵(為8層縱深)外，尚有弓箭手、輕裝步兵(擅於登山)、及攻城所需之工具與武器，甚至於有測量、醫藥、補給等兵種<sup>12</sup>，已具近代軍制編組的雛型。馬其頓與波斯的首戰即在亞歷山大渡過海峽後，在格拉尼柯斯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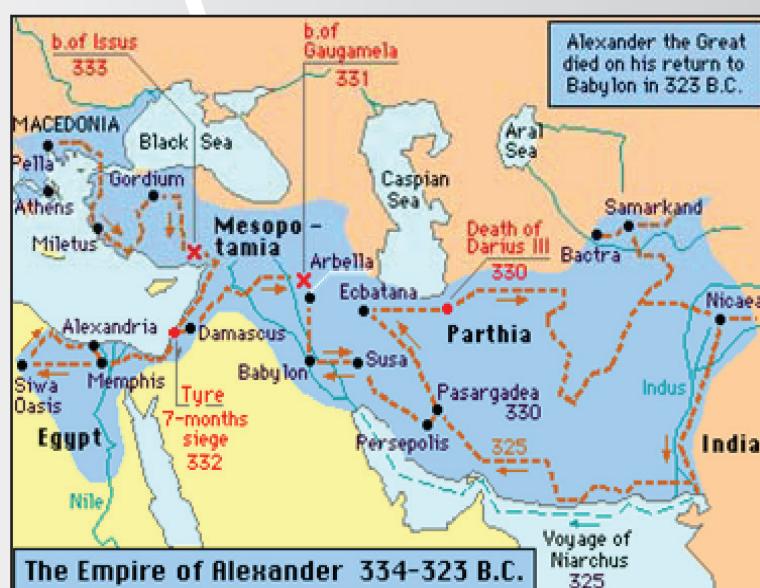


圖3 亞歷山大東征路線，節錄 <http://blog.ylib.com/jimyang/>  
Archives/2008/12/29/8391

畔(River Granique)，以劣勢的兵力及其個人身先士卒的「勇氣」、「決心」，掌握戰場的主動，越過不構成障礙的河流，首先發動攻擊，一舉大敗擁有地形、數量優勢的波斯軍。戰勝後的亞歷山大續指向愛琴海沿岸(小亞細亞)的薩爾底斯(Sardes)、埃斐索斯(Ephesus)、米利都(Miletus)前進，以逐次鞏固其後方支援。

B.C. 333 在獲知亞歷山大的行動情資後，大流士三世再次集合了六十萬大軍欲追逐亞

歷山大，兩部隊因山脈的阻隔及天候影響造成兩軍相左，在抵達比那羅斯河畔(位伊蘇斯南方約八哩，水淺可徒步涉水)時，大流士決定在河岸南北兩處(南岸步兵二萬、騎兵三萬，北岸九萬)部署兵力，等待亞歷山大的到來；亞歷山大先以一部兵力攻擊位旁邊艾馬拉斯山的波斯軍，雙方一經接觸，波斯軍即產生亂像，馬其頓軍迅速攻擊波斯軍主力，因主力的退怯，在狹窄的空間(自山脈至海邊僅一哩半)就與自身的右翼產生擠

攘、紊亂，亞歷山大迅速掌握有利時機，對波斯軍行壓迫性攻擊(如圖4)，大流士無法挽回頽勢而逃遁。這場戰爭明顯的雙方兵力上，波斯略勝一籌，雙方作戰方式概同，勝負關鍵最初應決定於數量，但何以會出現逆轉的差別？原因是作戰空間的思考，因為在有限的空間下作戰，對戰機稍一疏忽，失去主動的掌握，所形成的壓迫將逐次擠壓(或快速擠壓)到另一側兵力，如果一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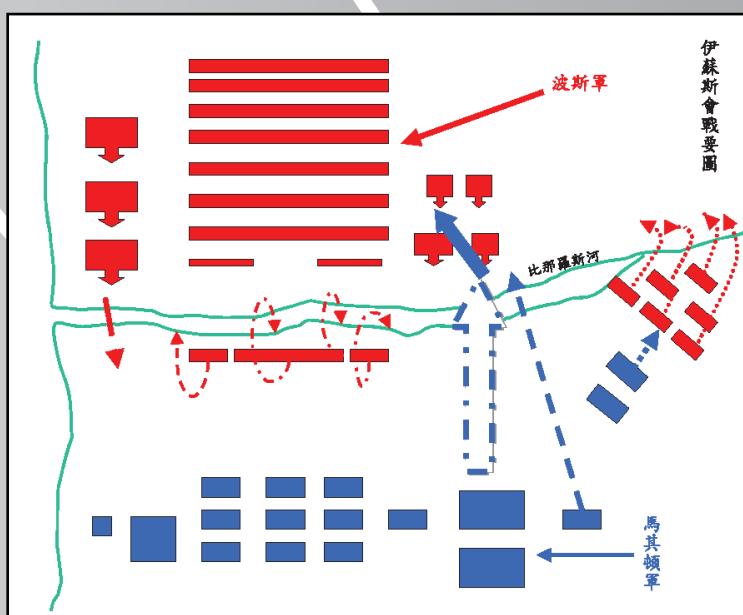


圖4 伊蘇斯會戰要圖（作者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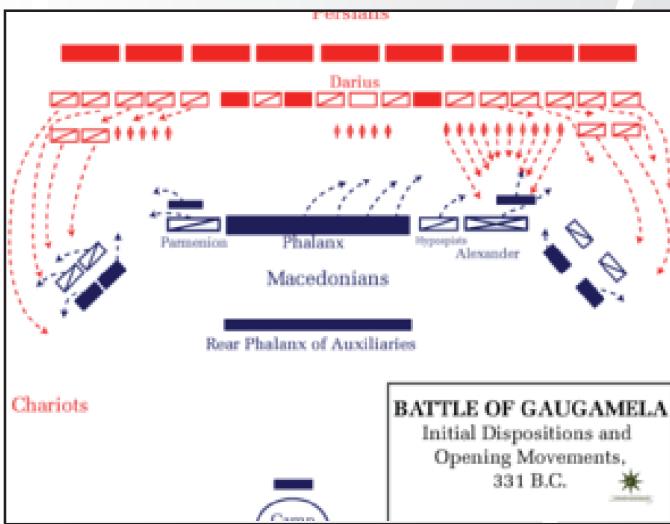


圖5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Battle\\_gaugamela\\_decisione.gif](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Battle_gaugamela_decisione.gi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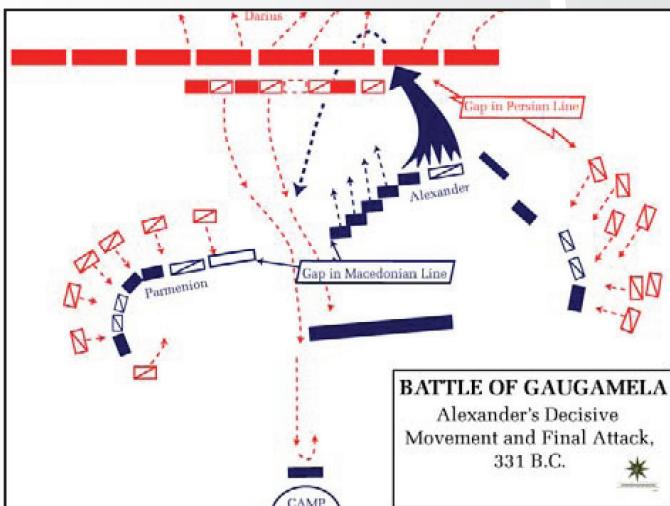


圖6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Battle\\_gaugamela\\_decisione.gif](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Battle_gaugamela_decisione.gif)

的兵力未能有效阻止對方兵力的攻勢，再加上訓練、抗壓不足，即造成心理的緊張、慌亂，潰不成軍就不在話下。

亞歷山大在大敗大流士後，續沿腓尼基

(Phoenicia，今敘利亞、黎巴嫩)向南征服提爾(Tyre)、迦薩(Gaza)，進入埃及再向東行，越過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大流士三世發現高加美拉(Gaugamela)附近為一寬廣平原，即先在高加美拉(該處為一平原利於戰車與部隊的展開，並可一雪伊蘇斯會戰時戰場狹窄部隊開展不易，慘遭失敗)等待亞歷山大的到來，總兵力計20萬騎兵、80萬步兵、200輛戰車、15頭戰象<sup>13</sup>，全軍分前後兩條戰線，後方部署步兵，前方分為左、中央、右三軍多為騎兵、戰車、戰象，明顯的為具機動攻勢的隊伍。馬其頓軍僅有騎兵7000、步兵4萬<sup>14</sup>，亦分前後兩線，後方為步兵，第一線分為左、右兩翼，

及左、右側衛(如圖5、6)。

阿貝拉(Battle of Arbela)會戰是西方古戰史中決定性會戰最出色的一次<sup>15</sup>，就兵力而言波斯軍與馬其頓軍為20:1<sup>16</sup>；就兵器言，

波斯有戰車與戰象，另以地形論，波斯擁有地利與等待之便且充分準備，面對數量、地形與兵器絕對優勢的波斯軍亞歷山大應如何思考？馬其頓的翼側因兵力比的關係將受威脅？如馬其頓的正面也部署到與波斯軍一樣的寬廣時，是否會陷入兵力薄弱、縱深不足的窘局中？因此，較佳的行動就要考量以「騎兵」或「步兵」為主力，其次是兩翼就必須要有適當的加強與掩護；但也可能為對方自中央突穿，而陷兵力於分離情況。

從上述的思考中可以看出亞歷山大所面臨的是劣勢對優勢，如何可以再創佳績？因此，他先增強兩翼側護衛，大膽精密的戰術設計，他巧妙的運用騎兵以斜行方式讓波斯軍的右翼實施追逐以增加其運動的空間與距離，並立即發現波斯軍左翼騎兵移動後與中央部隊的空隙當即率部隊以快速運動的打擊波斯軍的指揮中樞而獲致勝利。

## 二、漢尼拔

在第一次布匿克戰爭發生前，迦太基統治了地中海及北非的大部份地區，可說是擁有

幾乎完全的地中海制海權，265B.C. 因位於西西里島上的敘拉古（Siracusa）與墨西拿間的衝突，引發迦太基與羅馬的介入，進而發生戰爭；經歷了長達23年之久，雖擁有制海權的迦太基軍隊的無謀及缺乏戰將，不僅陸戰的戰果有限，復有海戰的失利，終在戰爭中失去自豪的海權和制海能力。238B.C. 漢尼拔隨其父親離開迦太基遷徙到西班牙。漢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B.C. 247-183），其出生的環境是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克（PUNIC WAR）戰爭敗給羅馬之後。漢尼拔之父哈米爾卡·巴卡（Hamilcar Barca）因誓言向羅馬復仇，不願與羅馬妥協，遂率兵征服伊比利亞半島。當哈米爾卡在戰爭中陣亡之後，其婿哈斯德魯巴（Hasdrubal）繼任為統帥。而當哈斯德魯巴於公元前221年被刺殺身亡，25歲的漢尼拔在軍隊擁護之下，並獲得迦太基政府的正式任命，揭開了第二次布匿克戰爭的序幕，於是漢尼拔先征服了厄波羅河（位現今西班牙、葡萄牙地區，北為法國）以南地區，續攻陷薩古特（與羅馬有同盟關係），219B.C. 羅馬向迦太基宣戰<sup>17</sup>。218B.C. 5

月，漢尼拔決定率軍渡過厄波羅河，穿庇里牛斯山，進入高盧，再越過阿爾卑斯山，攻打位義大利半島的羅馬，展開也留下了漢尼拔豐富的軍事題材。（如圖7）

從漢尼拔的進軍路線可以顯示出，這是場遠離作戰基地的戰爭，且缺乏制海能力，所以補給的問題，必將是嚴肅的呈現，漢尼拔所採行的方式是「因糧於敵」；若要與羅馬軍作戰，廣大空間的疆域，對有限的漢尼拔

部隊而言，又不利佔領，因此「分離」羅馬同盟是其最佳策略。漢尼拔在進入羅馬境內後，經過了提西諾、特烈比亞戰役，先後順利擊敗羅馬；217B.C. 迦太基軍隊已離開亞平寧山脈附近波隆那，羅馬軍團極欲捕捉漢尼拔軍實施決戰，但無法確定漢尼拔會如何的前進，遂將兵力分為兩部，分別部署於利米尼（位義大利東岸，執政官為西爾維）及阿里佐【特連吉梅諾湖（Lake Trasimene）北

方，執政官為弗拉米尼烏斯】，俟發現漢尼拔的部隊時，兩軍能快速合擊；漢尼拔率隊通亞平寧山脈後，因雨季氣候的影響，全軍在沼澤地行走四天三夜抵佛羅倫斯休息，遂即南下並對附近地區實施掠奪，以能引起羅馬軍的注意，弗拉米尼烏斯查覺漢尼拔行蹤後，即派人通知西爾維，兩軍（四個軍團）欲在南方的普魯西前後包夾漢尼拔。當漢尼拔抵特連吉梅諾湖，實施夜營並禁止使用煙火，以免為羅馬軍所查



圖7 漢尼拔進軍羅馬路線（取自[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2/Hannibal\\_route\\_of\\_invasion-zh-classical.png](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2/Hannibal_route_of_invasion-zh-classical.png)）

覺，同時將重裝步兵配置於湖畔出口處、輕裝步兵部署於北岸的丘陵地樹林內、騎兵於湖畔入口西側待命。弗拉米尼烏斯未能查獲漢尼拔行蹤，先於湖畔西側紮營次日（217B.C. 0419日）湖面大霧，羅馬軍毫無警覺地以縱隊自西向東進入湖畔狹長地帶後，即被漢尼拔的部隊，不待羅馬軍的會合，自三方包圍殲滅。（如圖8）

216B.C. 羅馬決定整編與擴充軍團的兵力（約8萬餘人），並交由艾米里斯及瓦羅輪流指揮，羅馬軍隊開始朝南義大利追逐漢尼拔軍隊。漢尼拔率部隊抵坎尼（Cannae）附近，同時攻擊位歐芳河邊的羅馬糧倉，也於附近山丘處構築營地，隨後羅馬軍隊亦抵達坎尼附近時亦在距漢尼拔10公里處扎營，雙方有數次小規模的接觸，羅馬軍隊獲多次較佳的戰果，雙方再將兵力推至歐芳河左岸，並相距2公里；8月2日，羅馬軍輪由瓦羅擔任總指揮，同時將部隊移至河岸右邊，因地形高低起伏不利騎兵運動，漢尼拔即率隊渡河佈陣，明顯可見的是羅馬軍隊以重裝步兵為主力，以能突破漢尼拔的中央並全殲漢尼拔

（如圖9）。

會戰開始，雙方左右兩翼相互對峙於戰場，漢尼拔部隊中央為突出半月型的輕裝步兵，羅馬見勢再投入重裝步兵，漢尼拔的中央部隊逐漸後退並向兩側移動；斯時左右兩翼的騎兵亦投入戰局，漢尼拔以優勢的騎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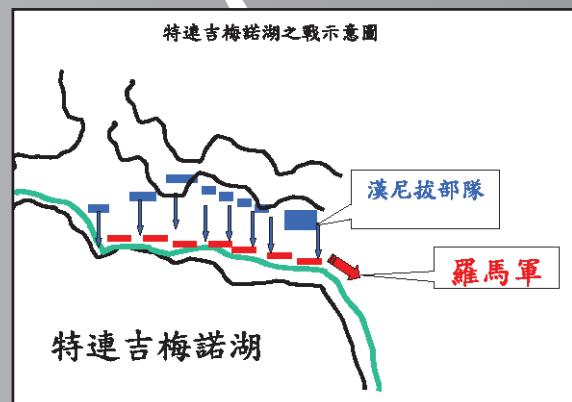


圖8 特連吉梅諾湖之戰（作者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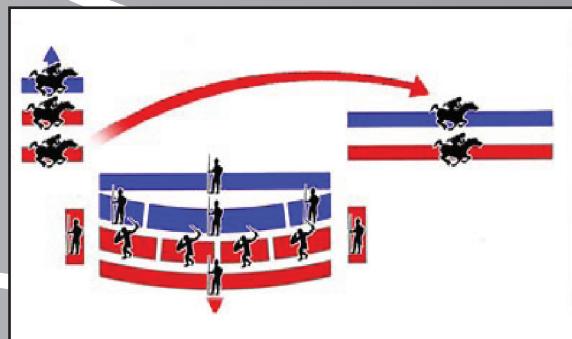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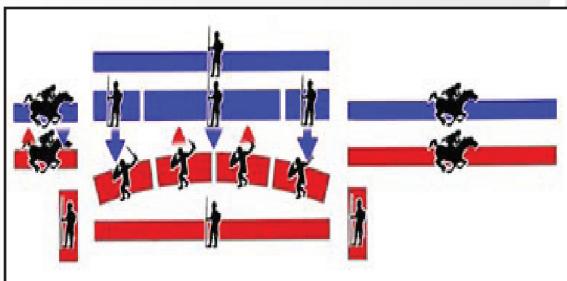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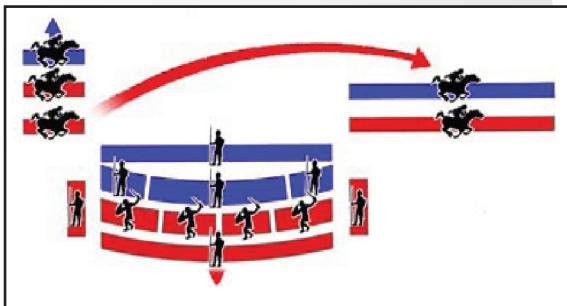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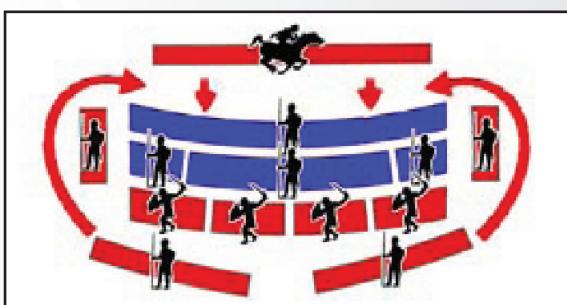


圖9 (<http://www.roman-empire.net/army/cannae.html>)

圖10 (<http://www.roman-empire.net/army/cannae.html>)圖11 (<http://www.roman-empire.net/army/cannae.html>)圖12 (<http://www.roman-empire.net/army/cannae.html>)

先逼退羅馬騎兵，另一方面位於中央部隊的漢尼拔的重裝步兵（約2萬人）接替輕裝步兵開始與羅馬軍（約7萬人）相抗衡（如圖10、

11），漢尼拔的騎兵以優勢行動與地形之利先後全殲與擊退羅馬兩翼的羅馬騎兵；原向兩側移動的漢尼拔輕裝步兵已逐漸繞至羅馬部隊的兩翼，其兩翼的騎兵在逐退羅馬騎兵後，亦重回戰場，此刻羅馬部隊已被漢尼拔軍隊包圍進而面臨全殲命運。（如圖12）

從上述兩戰史所顯示出來的是漢尼拔在面對優勢羅馬軍隊時要如何創造勝利？首先地形與氣候（能見度）關係為考量，先以亞平寧山的阻隔迫使羅馬軍隊在捕捉漢尼拔時已將兵力一分為二（故漢尼拔不可能等待羅馬軍隊的會合，當然情報的掌握亦相對重要），並運用湖泊的限制可減少一側的兵力運用，所以選擇在湖濱的道路上伏襲前進的羅馬軍隊，在這樣的環境下，除前後的羅馬部隊無法相互連繫，一旦翼側突受威脅時，對心理形成的恐慌外，更面臨無法調動兵力的限制，而兵力遭分割後自然為對方所擊滅。另從坎尼會戰中可看出雙方在主力的運用與思考，漢尼拔的考量係以步兵為支撐，以能爭取時間，等待優勢騎兵擊退羅馬騎兵後，得以快速返回戰場再次投入戰鬥，

造成羅馬軍隊側背均受威脅，明顯的是漢尼拔企圖的優勢在於騎兵的分合，因此運動的速度，明顯在兵力欲形成當時數量「集中」時的重要性；反觀具優勢的羅馬輕、重裝步兵，僅企圖以中央突破之方式獲得對方兵力分割，卻無法在行動中快速的取得戰果，反被遲滯於戰場，終為漢尼拔擊敗。

### 三、拿破崙

拿破崙（Napolieon Buonaparte，1769-1821）出生於地中海的科西嘉島（Corsica），1785年，自巴黎皇家軍事學院（Ecole Royale Militaire de Paris）畢業，授與砲兵少尉，開啟其軍旅生涯。因前有英法之間的「七年戰爭」、美洲革命戰爭、教會擁有巨大財富且免稅、國家財政枯竭、啟蒙思想的誘發等因素，復以後續的財稅、政治改革的失利，終於引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sup>18</sup>；歐洲各國為維持歐洲秩序，組成反法聯盟，圍堵法國革命的風潮，社會體系的動搖，與動盪的局勢，使得拿破崙在25年（1792-1815）連續不斷的戰爭中，能一展

長才，塑造成軍事史上的偉人，拿破崙最終雖已失敗收場，但其個人的成敗得失並不能影響我們在軍事方面對他的評價；特列舉1796-1797年拿破崙對義大利的戰役，充分的呈現內線作戰各個擊破之要諦。

1796年法國政府企圖以對外作戰，由朱丹率兵七萬，自萊茵河下游進軍，莫羅率兵七萬七千由萊茵河上游進軍，另由駐義大利的法軍三萬二千人（拿破崙）擊破義、奧聯軍，欲相互策應、以分進合擊的攻勢，指向維也納，義、奧聯軍約六萬人，以撒丁軍在右，奧軍在左，形成半月型的部署（如圖13）；拿破崙先向熱內亞提出「由熱內亞通向北方個要點，以及在熱內亞北方之喀比要塞為法國開放」，以欺騙奧軍4月11日夜間拿破崙開始採攻擊，12日主力由沙波那向奧軍中央猛烈攻擊，並迅速向左指向位於塞巴的撒丁軍取攻勢拿破崙要求撒丁軍同意法軍自法倫查渡河，以欺騙奧軍，依這樣的情資，奧軍並研判法軍將在巴倫賽附近渡過波河，遂於阿達河對岸，構築陣地，並配置約一萬六千人，等待拿破崙率部隊（約六千人）的

到來；1796年5月10日，拿破崙率部隊追底露地（為阿達河岸的小鎮，除橋樑外無渡河的地方）時，查覺河上的橋樑，乃決心穿越橋樑，同時另以騎兵秘密先自波河上游快速涉水而過，襲擊奧軍側背（如圖14），截斷奧軍之退卻路線，位於河左岸的法軍亦向奧軍中央進行突穿，一舉擊敗奧軍。

奧軍連戰皆敗，原指揮官坡里改由魏姆塞接任，並率兵六萬，由特倫特東北方南下，欲與孟都亞的一萬守軍相策應（拿破崙圍攻孟都亞已達一月，仍無顯著戰果），夾襲拿破崙；奧將烏龍率四萬七千大軍分別再加達湖東、西兩側及布倫塔河配置兵力，並逐漸逼近法國背面，7月31日拿破崙先依計畫撤除包圍孟都亞的部隊（約三萬），於8月2日，即刻主動在撒羅附近邀擊加達湖西岸的奧軍，奧軍（科斯達諾維奇軍有力之一部，約二萬人）一經接戰，奧軍二萬敗北，拿破崙掌握時機立即迴轉，續於羅那特再破奧軍，5日與烏龍軍於治斯提古里昂和魏姆塞激戰，奧軍慘敗，傷亡達四萬人（如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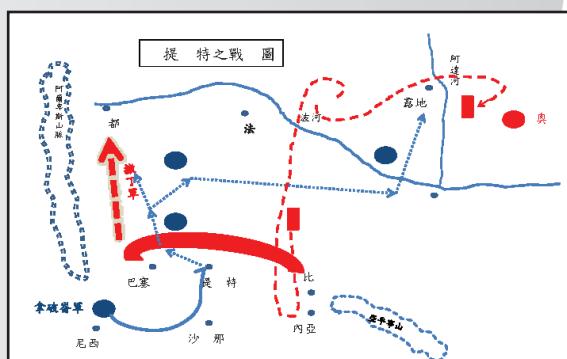


圖13 蒙提諾特之戰示意圖（作者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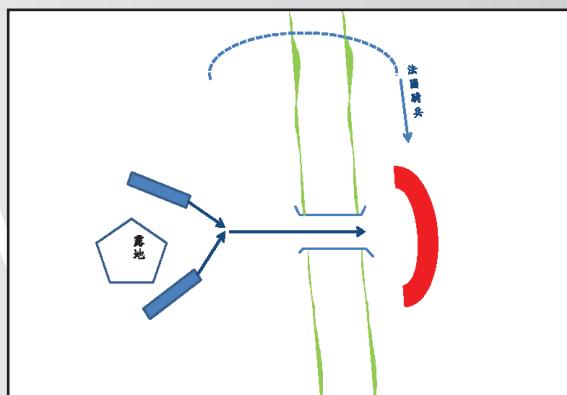


圖14 露地之戰示意圖（作者自繪）



圖15 治斯提古里昂之戰示意圖（作者自繪）

1796年9月3日，奧軍為雪前恥，又以魏姆塞為將領兵三萬，自巴沙羅南下，達比奇率兵二萬五千人扼守羅貝特，合計發動五萬五千大軍，欲再與孟都亞守軍二萬人相策應，夾擊法國軍隊，已能產生決定性的打擊；當時拿破崙率兵三萬人位於費羅拉，將其部隊分為三路，利用夜間快速沿加達湖兩岸北上，9月4日先抵羅貝特擊破達比奇陣地，再經特倫特右轉，直指巴沙羅，以突襲魏姆塞之背後；奧軍倉皇接戰，魏姆塞率兵一萬六千人逃向孟都亞，奧軍總計傷亡二萬七千人。此戰役拿破崙再次面對三面敵人的險境，決定轉變內線的不利態勢，於敵兵力未完成攻勢之前，以主動方式，以一部兵力迂迴並擊敗達比奇的側背（如圖16）。

1796年10底奧軍決心一舉湔雪在義大利連續挫敗的恥辱，由新任指揮官亞爾賓奇率兵五萬，分由特倫特（二萬人）、巴沙羅（三萬人，亞爾賓奇率領），前幾次的戰役上有三萬多的兵力雖潰逃至孟都亞，拿破崙繼續圍攻孟都亞，但因流行病等關係，法軍攻勢明顯停滯，只有等待後續情勢有利的發展；

11月奧軍已漸漸逼近拿破崙，在兵力上達8萬人（含孟都亞城內之兵力）（如圖17）。面對如此的態勢，拿破崙顯然又是處於被夾擊的局勢，唯一的勝算就必須在奧軍未開始攻勢之前，即應設法讓奧軍分離，因此，由鮑波亞率一萬兵力，攻擊特倫特附近的達比奇軍，拿氏自率二萬人對亞爾賓奇；然戰事的發展並未如預期，先是鮑波亞遭受達比奇軍的反擊，退到南方黎玻里附近，拿氏的攻擊也未達成功，迫使拿破崙退至費爾拉。12日拿破崙再次發動攻勢，初期雖有進展，但在奧軍的增援後，態勢改變仍陷於不利的情況；14日夜間，拿破崙利用夜暗渡河，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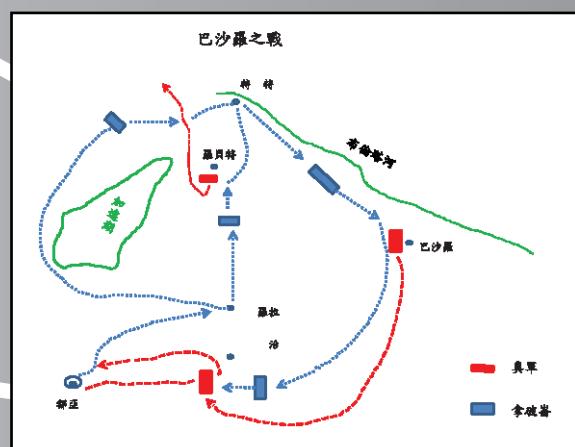


圖16 巴沙羅之戰示意圖（作者自繪）

指向阿爾克列，15日天明之際，拿氏另以號兵滲入奧軍，一齊吹奏號音，使得奧軍產生心裡的恐慌，法、奧雙方展開激戰，奧軍再敗。

綜合前述的基本理論及戰史的相互印證，我們可以發現戰爭的勝利多屬於兵力劣勢的一方，似乎有違常理，但如能細心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事實—那就是在獲得勝利的前一刻，必然擁有優勢（或局部優勢），因此，也可說「集中」是獲取勝算的必要條件之一。另前述的戰將又都採行「內線作戰」，

而「內線作戰」又與「中央位置」有極重要的關連，那我們會不會思考各個戰場中，何處是「中央位置」？以拿破崙為例，他在義大利境內的作戰，都是面對敵軍優勢兵力夾擊時所採取的行動，所以說「中央位置」絕不是一個地理條件下的位置，而是在面對敵軍合擊前，先對一方之敵實施的一項行動時所產生的，而且對欲攻擊的一方必將要有相對的優勢，這種優勢的作為，我們稱之為「集中」，因此，要形成優勢又必須依賴「快速」與「機動」（又可稱為「行動自由」，其意義為能達到我方目標，亦能阻止對方達到，或限制對方之自由。）

## 伍、結論

亞歷山大、漢尼拔、凱撒及拿破崙，為所謂的西方四大名將，都曾經在歷史記載中留下功業，雖都無著作傳世，但從其在戰爭的紀錄中，我們可學習到基本的戰術觀念，就如同克勞塞維茲、約米尼等人對拿破崙戰爭的分析，為爾後軍事領域的發展與學習奠定基礎；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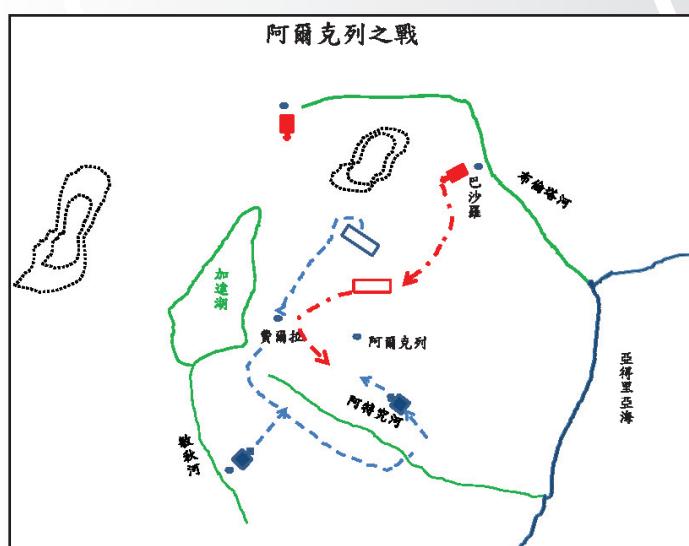


圖17 阿爾克列之戰示意圖（作者自繪）

戰爭的瞭解應從何處著手，如將戰爭視為一總體的概念，則有政治、軍事、經濟等不同的分析，若從較狹隘的軍事觀點來看，就會有攻、守勢、積極與消極、主動與被動等看法；數千年來，無論古今中外的戰爭原則並無多大改變，所改變的只是隨著科技進步，有較不同的見解，但從研讀古代偉大兵學家的戰役和研讀戰史，對學習與提升軍事領域是同樣有所裨益；戰史課程的學習與研究這些將領的用兵方法外，並為爾後進修時對於資料的覓取奠定基礎，誠如拿破崙所云：「一個偉大將領的重要作戰功績，並非屬於機會或命運的結果，卻總是天才與計畫的結晶<sup>19</sup>。」誠如鈕先鍾先生在「國家戰略概論」一書有云：「今天的青年一轉眼就要變成下一代的中堅分子。他們的知識和素養也就足以影響今後的國家命運<sup>20</sup>。」從歷史延續的觀點而言，海軍不也正是如此，指揮官就是在交戰之前對於兵力作是當的調度，其目的無非要造成一種有利的形勢；這裡所談的「勢」就是戰略，而在當前的現代社會中，「戰略」已成為一家喻戶曉的名詞，除了軍

事領域外，已在許多專長領域內使用，但如前述所言對真正意義和內涵未能完全深入了解，不就是所謂「習焉而不察」<sup>21</sup>；所以個人認為對於研究戰略要講究研究方法，必須有一套完整合理的研究程序<sup>22</sup>，必須從最基礎的術語入門，才能了解不同的理論。

1 沙恩霍斯特，曾指導克勞塞維茲，且影響甚深，西方戰略思想史，鈕先鍾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p239。

2 西方戰略思想史，鈕先鍾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p240。

3 西方戰略思想史，鈕先鍾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p25。

4 西方戰略思想史，鈕先鍾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p13。

5 西方戰略思想史，鈕先鍾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p27。

6 國軍軍語辭典(92年修訂本)，國防部頒行，p2-15。

7 國軍軍語辭典(92年修訂本)，國防部頒行，p2-15。

8 國軍軍語辭典(92年修訂本)，國防部頒行 p2-15。

9 國軍軍語辭典(92年修訂本)，國防部頒行，p6-3。

10 國軍軍語辭典(92年修訂本)，國防部頒行，p6-4。

11 拿破崙語錄，李維寧譯，軍事譯粹社印，p152。

12 亞歷山大東征傳奇，Michael Wood著，顧淑馨譯，馬可孛羅文化出版，p33。

13 亞力山大戰史，實踐學社，p62

14 亞力山大戰史，實踐學社，p65

15 亞力山大戰史，實踐學社，p59

16 亞力山大戰史，實踐學社，p59

17 羅馬人的故事2—漢尼拔戰記，三民書局，鹽也七生著，張惠君譯，p82。

18 所謂「法國大革命」是指法國若干次革命之中，1789-1799的一次。西洋全史(十二)，馮作民著，黎東方校訂，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1。

19 拿破崙語錄，李維寧譯，軍事譯粹社印，p118。

20 國家戰略概論，鈕先鍾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2。

21 戰略研究入門，鈕先鍾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p11。

22 戰略研究入門，鈕先鍾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p287。